

学林一叶

鲁迅与郁达夫的酒缘

■ 成健

鲁迅比郁达夫大15岁，他们是浙江老乡，喝酒又是彼此的共同爱好。郁达夫诗句“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”是他自己的生动写照，而鲁迅则有“深宵沉醉起，无处觅菰蒲”的遣怀之作。相比之下，郁达夫的酒量和酒瘾均大于鲁迅，当然酩酊大醉的次数也更多。

鲁迅与郁达夫的交往，大多集中在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、定居上海之后。当年10月3日，鲁迅偕许广平乘船抵沪，5日晚北新书局老板李公朴全家福宴请他们，郁达夫等一众亲朋好友也应邀参加。第二天中午，郁达夫在六合馆设宴为鲁迅接风洗尘。

此后几年间，鲁迅与郁达夫往来密切，相互吃请也是常事。鲁迅《七律·自嘲》中的颈联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便得之于郁达夫做东的筵席上。那是1932年10月5日晚，在聚丰楼，座中有郁达夫兄郁华夫妇、南社诗人柳亚子夫妇等。10月12日午后，鲁迅将《自嘲》写成一幅幅赠给柳亚子，并加上注释：“达夫赏饭，闲人打油，偷得半联，凑成一律以请。”

鲁迅与郁达夫性情相投，论酒量则互相不服。1928年元旦，郁达夫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昨晚上新请客，和鲁迅等赌酒，喝了微醉回来，今晨还觉得有点头痛。”也就是说，新年前夜，北新书局李公朴夫妇请客，郁达夫在桌上与鲁迅开怀赌酒。在场的作家大约四五天后回忆：“席上闹得很厉害，吴有瞿四个人都灌醉了，鲁迅先生也醉了，眼睛睁得多大，举着拳头喊着说：‘还有谁要决斗！’”当天的饭局，《鲁迅日记》里也有记录——“饭后大醉，回寓呕吐”。赌酒的结果，鲁迅与郁达夫两败俱伤，但一个大醉呕吐，一个微醉头痛，鲁迅显然落了风。

鲁迅到上海不久，就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”这个焦点问题，与创造社、太阳社之间开展了激烈争论。创造社是五四时期风头最盛的新文学团体之一，1921年6月由郭沫若、郁达夫等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成立。创造社的某些作家不断诋毁鲁迅，有一篇文章描述鲁迅“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，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”。为此，鲁迅写了《“醉眼”中的朦胧》等文迎头反击。创造社作家中，郁达夫算是一个例外，他旗帜鲜明地支持鲁迅，并写了一首诗《赠鲁迅》：“醉眼朦胧上酒楼，彷徨呐喊两悠悠。群盲竭尽蚯蚓力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

经常一起喝酒，郁达夫对鲁迅的酒量和习惯了然于胸。他在《回忆鲁迅》一文中写道：鲁迅喝酒一向不十分讲究酒的好坏，“他的量虽则并不大，但却老爱喝一点。在北平的时候，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酒；到了上海之后，所喝的，大抵是黄酒了。但五加皮，白玫瑰，他也喝，啤酒，白兰地他也喝，不过总喝得不多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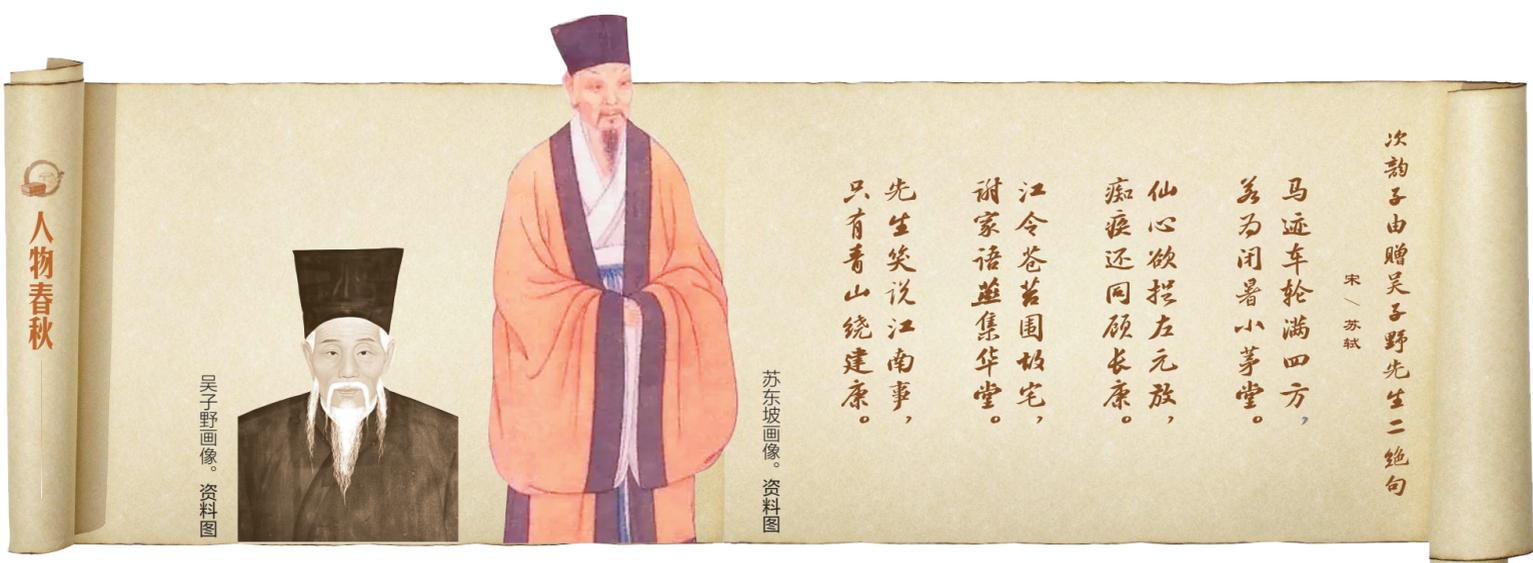
许广平担心鲁迅饮酒过度有伤身体，就向郁达夫讨教给他喝什么酒好。郁达夫回答：当然黄酒第一。许广平却说，鲁迅喝黄酒时老是喝得很多，所以近来她在给他喝五加皮。又因为五加皮酒性烈，她平时就把瓶塞拔开，这样好散酒气消散一点，变得淡些。郁达夫一听就笑了，因为这样根本不可能减少酒精成分。郁达夫最后还是强调自己的建议：以后顶好是给鲁迅喝好的陈黄酒，否则还是喝啤酒。

烟酒不分家，有了好酒，总要与好友分享。1928年4月2日中午，郁达夫宴请鲁迅和许广平，同席还有几位日本友人，酒足饭饱后，鲁迅“持酒一瓶而归”。同年6月3日，据《鲁迅日记》：“下午达夫来，赠以陈酒一瓶”。郁达夫也在日记中记载：当天午后，他想午睡睡不着，便去看望鲁迅，谈了一小时的天，临走鲁迅送了他一瓶陈酒。那酒据说是从绍兴带来的，有“八九年的陈色了，当是难得的美酒，想炼一个日子，弄几碟好菜来吃”。

1933年春，郁达夫举家迁往杭州，两人见面的机会便少了。不过郁达夫每回有事到上海，无论多忙，都要抽空去周府拜访，和鲁迅促膝交谈，或者对酌几杯。酒逢知己，放言畅谈，那样的时光无比珍贵。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

吴子野画像。资料图

南下安抚东坡

东坡到儋州后住进破旧的驿舍。军使张中到任后派兵修葺驿舍，让东坡父子安心居住。章惇将东坡贬至天涯海角，不“必欲置之死地”不罢休。

绍圣五年(公元1098年)二月，章惇、蔡京派吕升卿、董必察访岭南。吕升卿是吕惠卿之弟，他家兄弟与苏家兄弟有刻骨仇恨。董必是著名的刽子手。董必本为荆湖南路常平，在衡州查孔平仲连毙三命。章惇起用吕升卿、董必按察两广，用心显而易见。

绍圣五年三月，董必到雷州追查苏辙“强夺民居”案，幸得苏辙有租赁契约，才没话说。最后将苏辙移徙州安置，雷州守张逢被勒停(免职)。董必发觉东坡馆于行衙，立即遣官过海查治昌化军使张中修治江驿事，意在陷害东坡。

吴子野获得此消息，立即动身，风餐露宿，日夜兼程，渡海赶到儋州，将此消息通报东坡。

吴子野，名复古，字子野，号远游，揭阳(今广东省揭阳市)人。他博学多才，精通经典，为人刚正不阿。吴子野十分崇敬东坡，总是在东坡落魄的时候出现在东坡身边。

元丰三年(公元1080年)苏东坡被贬惠州，吴子野曾去探望。他不断托人将一些珍贵的东西送给苏东坡。绍圣元年(公元1094年)，苏东坡被贬到惠州，吴子野闻讯赶往定州、扬州间与苏东坡作别。苏东坡谪居惠州期间，吴子野多次前往探望。吴子野还出谋献策，协助苏东坡营建西湖。在相处的日子里，苏东坡写了多首诗。其中有《吴子野绝粒不睡，过作诗戏之，芝上人、陆道士皆和，予亦次其韵》《除夕访子野烧芋戏作》等。

吴子野将董必南下察访的消息通报苏东坡，让东坡做好最坏打算的思想准备。

果然不出预料，苏东坡被驱逐出驿舍。苏东坡在《与程全父书》中记载：“初至，敝官屋数椽，近复遭迫逐，不免买地结茅，仅免露处，而囊为一空。困厄之中，何所不有？”苏东坡并不向困难屈服，买地建屋，自得其乐。

然而，军使张中却因派兵修葺驿舍给东坡父子居住而被罢官。

伴东坡渡海北归

据刘墨《苏东坡的朋友圈》考证，吴子野多次渡海看望苏东坡。第一次是绍圣四年(公元1097年)岁暮，苏东坡《和陶杂诗十一首》的第七首提到吴子野和蓝乔的极其传奇的旧事。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是绍圣五年(公元1098年)三月和元符二年(公元1099年)十月前后。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，即元符三年(公元1100年)五月。

苏东坡是我国最为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，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华的文化综合体。学贯中西的大文豪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，一个百姓的朋友，一个巨儒政治家，一个大文豪、大书法家、创新的画家，并以此得出结论：“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、变化感和幽默感。”因为他具有如此丰富而可爱的特点，所以一提到苏东坡，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。

仔细想想，确实如此。作为一位政治家，苏东坡始终秉持人道主义和民本思想，爱护百姓，赢得人民的爱戴。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是罕见的，他是北宋成就最高的创新型诗人。他打破了词的“小道”局限，开创了豪放派，扩大了词境。散文方面，他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又与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并称为“四大家”。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成为书法家取之不竭的书写源泉。在书法方面，苏东坡为宋代“四大家”之首，他继晋韵、唐法之后，首倡“尚意”书风，不仅对宋代书坛产生巨大影响，也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。他是中国人画的开创者，他常常把文学、书法、绘画放在一起进行论述，成为我国文学艺术批评史上的大家。如此，后世书法家对苏东坡敬爱有加，那就是可以理解的。

后世对东坡书法文化的传承，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：

元符三年二月底三月初，吴子野在广州听到登基后的新皇帝赦免元祐旧臣，即刻渡海来到儋州，告诉东坡遇赦内迁廉州的消息，并出示子由在通州赠给他的诗。东坡作《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二绝句》诗：“其一 马迹车轮满四方，若为闲暑小茅堂。仙心欲控左元放，痴疾还同顾长康。其二 江令苍苔围故宅，谢家语燕集华堂。先生笑说江南事，只有青山绕建康。”

照宁十年(公元1077年)吴子野与苏东坡相识于济南。他比东坡大30岁，应属于忘年交。吴家三代与东坡兄弟有交游，而子野与东坡的交游长达二十余年。苏东坡在济南期间为吴子野撰《远游庵铭》，赞吴子野“徒见其出入人间，若有求者，而不见其所求。不喜不忧。不刚不柔，不惰不修”。绍圣五年(公元1098年)三月，吴子野再次渡海看望苏东坡。他们夜坐谈天，回忆惠州游道遥堂的情景，作《去岁，与子野游道遥堂。日欲没，因并西山，叩罗浮道院，至已二鼓矣，遂宿于西堂。今岁索居偃耳，子野复来相见作诗赠之》：“住岁追欢地，寒窗梦不成。笑谈深夜，风雨暗长檠。鸡鸣山椒晓，钟鸣霜外声。只今那复见，仿佛似三生。”“三生”，佛教语，指过去生，现在生，未来生，也就是前世，今生，后世。吴子野渡海而至，重叙往日旧事，令苏东坡恍如隔世，感慨万分，深感友情之可贵，相聚之难得。

苏东坡与吴子野相识是通过李师中在苏东坡经青州赴济南时引见。两人相见尽情探讨养生之道。济南相见不久，吴子野就回南粤，苏东坡依依送别。

元丰二年(公元1079年)苏东坡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，受尽折磨。“亲朋故人多畏不见”，这时，吴子野又出现在苏东坡的身边。《苏轼全集校注》共收苏东坡给吴子野的书信七首，有六首是在黄州时所作。有一封书信写道：“寄惠建茗数品，皆佳绝。彼土自难得茶，更蒙辍惠，惭愧！惭愧！沙鱼、赤鲤皆珍物，感作不可言。扶劣青不识其为何物，但珍藏之，莫测所用，因书幸示喻也。近有李明者，画山水，新有名，颇用墨不俗，辄求得一横卷，甚长，可用大床上绕屏，附来人纳上。”书信披露苏东坡寓居黄州，他们互送礼物。

元祐六年(公元1091年)，苏东坡应潮州太守王涤之请撰写的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，高度评价韩愈：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。”苏东坡此文历来被朱熹等名家推崇。此文与吴子野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东坡《答吴子野七首》之七云：“《文公庙碑》近已寄去”，“云潮人虽小民，亦知礼义，信如子野言也。”从信中看出吴子野为苏东坡写好此文提供了重要的素材。因此，苏东坡给王涤的信对王涤以礼相待吴子野，很高兴：“子野诚有过人，公能礼之，甚喜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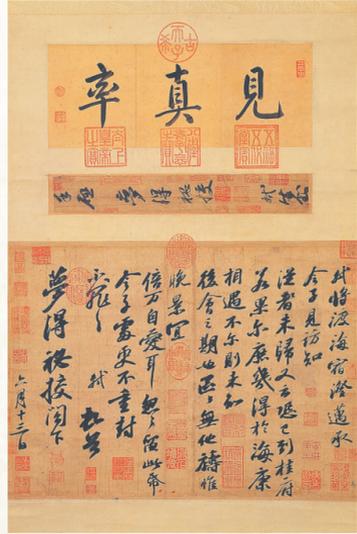
苏东坡北归到达真州(今江苏仪征)时获悉吴子野去世的噩耗，写下《祭子野文》表达无尽的悲伤与感慨。“急人缓己，忘其渴饥”，称赞子野的高尚品格。“送我北还，中道弊衣”，回忆子野陪伴北归的情景。“飘然脱去，云散露晞”，叙述子野“正是一个得道者所具备的形象，就像天上的云散了，地上的露水在日出后干了一样，自然而洒脱。”

患难见真情。两位传奇人物已远去，而他们的友情却与日月同辉。

友情与东坡诗文同在



苏东坡为吴子野在居住地倡建“复古桥”。这座桥在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金沟村，当地人在桥头立一石碑以纪念。资料图



苏东坡离开海南时留下的《渡海帖》，是他海上三年唯一传世的书法杰作。林尤葵 供图

一方面是对苏东坡书法艺术的学习。赵孟頫是元代书法泰斗，他是复古主义者，他最喜欢论述古代书法家，王羲之之外，就是苏东坡了。他的书法创作完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但从骨子里还是能看到苏东坡的影子。赵孟頫对苏东坡的热爱，自然影响到整个元代。元代受苏东坡书风影响最为明显的是欧阳玄，他从用笔、结字、体势上都能看出学习苏东坡的痕迹。明清学习苏东坡形成风气。明代书法大家王世贞、董其昌、文徵明无不受苏东坡影响。董其昌对苏东坡用心尤深，用功尤勤，他说：“曾谓：‘诗不求工字不奇，天真烂漫是吾师’，东坡先生语也。宜其名高一世！”乾隆是苏东坡的铁杆粉丝，苏东坡成为他日常最喜欢临摹的书法家之一，海南省博物馆展出的“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——苏轼主题文物展”中就有乾隆临摹苏东坡的作品。现当代书法家中，赵朴初先生最得苏体神髓。

另一方面是对苏东坡诗文作品的书写。因为苏东坡的诗文作品受到最为广泛的喜爱，所以这一方面更加普遍。以《前后赤壁赋》为例，历代众多名家都书写过，有人还不止一次、用不同书体进行书写。元代赵孟頫的《前后赤壁赋》，明代徐渭、祝允明的草书《前后赤壁赋》都成为各自书法的代表作，董其昌则多次书写，文徵明则用楷书、行书、草书先后书写《前后赤壁赋》多达五六十次。“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——苏轼主题文物展”中也出现徐渭的《黠鼠赋》、郑板桥的行书《东坡烟雨江叠嶂诗卷》、杨守敬的《书临皋亭》、祝枝山的《书东坡记游卷》、包世臣的《题西林壁》、纪晓岚的《游虎跑泉》等，都是以苏东坡文学作品为内容的书法作品。

吴子野渡海访东坡

■ 韩国强

苏东坡初到儋州，人地生疏，整日“澹然无一事”，“静极生愁”（《夜梦》）。他在《与程全父书》中说：“某与小儿粗遣，因穷日甚，亲友皆疏矣。”

宋绍圣年间，章惇、蔡京得势，加紧对“元祐党人”的迫害，与东坡亲近的人，几乎无一不遭殃。为了避嫌远祸，士大夫朋友们，甚至从前日夕相从的门生们，也多畏避不见，少有音息往来。

然而，九十高龄的道家弟子吴子野却不畏权势，“勇于义”，冒着惊涛骇浪，跨渡琼州海峡，抵达儋州看望东坡。他是渡海给东坡带来快乐的少数人之一。

东坡墨韵 传承千年

■ 李梦霞

近期展出的“海南省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”上，入展的书法作品(除特邀作品、评委作品以及篆刻、刻字作品)总计144件，以苏东坡诗文书法为书写内容的就有29件，加上其他涉及苏东坡的作品，东坡题材的作品所占比例超过五分之一。中国古今名人灿若星辰，但在一个综合性书法大展中被如此高频度书写，苏东坡是一特例。这充分说明在当代书法的说明传承中，苏东坡占有极为崇高的地位。

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，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悠远的传承积淀。

笔砚清玩